

XA 0992 9874 1 53
KY 10086 038 01080

2 0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Ni ruo an hao
bian shi qing tian



言情小天后
夏云锦

邀你共赴小清新式唯美
浪漫的爱情之旅

爱是一场回不去的旅途
而他
是她再不会遇到的风景



爱是一念之差，
最幸福的不过就是，

你曾温柔呼唤，
而我，刚好有过应答。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Niruo an hao
Bian shi qing tian

夏云锦

2015.01.01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夏云锦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1

ISBN 978-7-5125-0432-5

I. ①你…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9508号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作 者	夏云锦
责任编辑	宋亚恒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刘 菲 吴 序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8印张 21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432-5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003	楔子
006	第一章 从何说起
018	第二章 独家记忆
029	第三章 三万英尺
041	第四章 我们都傻
053	第五章 你要的爱
065	第六章 不如不见
076	第七章 其实爱情
087	第八章 爱情转移
098	第九章 一人一花
110	第十章 靠近一点
121	第十一章 没有如果
133	第十二章 时光隧道
145	第十三章 爱情证书
157	第十四章 雨一直下
168	第十五章 始作俑者



目录

- | | | |
|-----|-------|------|
| 181 | 第十六章 | 依然爱你 |
| 192 | 第十七章 | 用心良苦 |
| 203 | 第十八章 | 眼泪成诗 |
| 215 | 第十九章 | 十面埋伏 |
| 227 | 第二十章 | 我怀念的 |
| 238 | 第二十一章 | 微加幸福 |
| 251 | 番外二三事 | |
| 254 | 后记 | |



目录

003	楔子
006	第一章 从何说起
018	第二章 独家记忆
029	第三章 三万英尺
041	第四章 我们都傻
053	第五章 你要的爱
065	第六章 不如不见
076	第七章 其实爱情
087	第八章 爱情转移
098	第九章 一人一花
110	第十章 靠近一点
121	第十一章 没有如果
133	第十二章 时光隧道
145	第十三章 爱情证书
157	第十四章 雨一直下
168	第十五章 始作俑者



目录

- | | | |
|-----|-------|------|
| 181 | 第十六章 | 依然爱你 |
| 192 | 第十七章 | 用心良苦 |
| 203 | 第十八章 | 眼泪成诗 |
| 215 | 第十九章 | 十面埋伏 |
| 227 | 第二十章 | 我怀念的 |
| 238 | 第二十一章 | 微加幸福 |
| 251 | 番外二三事 | |
| 254 | 后记 | |

楔子

四月中旬的中午，明媚的阳光里是春日的暖意。

出了机场，外头的空气很清新，路边的香樟树一年四季都不落叶，嫩黄色的新叶几簇几簇地冒在枝头，郁郁葱葱。

几乎是同时，她和他都顿住了脚步。

他转过头，目光温和而专注，仿佛于他而言，机场外面这么大、这么多人，他却只看得见她。又仿佛，这是他最后一次用这样的目光看她。

他的眼睛很亮，璀璨如夜空里最夺目的那颗星星——盛极的光芒，燃尽便再无。

而她的心，狠狠地下坠。

她明明已经走得很慢了，明明已经很用心地想让时间过得久一些，但令她无比害怕的这一刻，终究还是到了。

他开口，表情未变，语气淡淡的：“Liv，我就不送你了。”

她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注视着他，注视着他那双映出自己倒影的亮瞳。乌黑圆亮的眸子里好像有太多的话想对他说，却又无法开口。

静默了很久，她终于放弃，缓缓地点头，轻轻说：“好。”

她的目光太过专注太过缱绻，甚至还带着一丝的绝望，几乎要让他卸甲投降——但最终，他只是伸手轻揉她的发顶，唇角斜勾，

露出一抹同从前一样温暖宠溺的笑意和她相视。

他微垂眼睑，卷翘的睫毛那样清晰，说：“谁都不要回头，我们就这样再见吧！”

重新抬头时，他的桃花眼不再复从前故意的神彩流转。

他继续说：“你的背影我已经看过太多太多次，但现在，我不想对你最后的记忆仅仅是你的背影。”

他的笑容温暖如昔，却再不能让她感到安心——巨大的恐惧淹没了她，她其实很想告诉他，她此刻最想做的事就是跟他走，就是跟着他哪怕走到乱了天荒灭了心慌——却无法启齿。

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她根本无颜开口，只能默默地点头，然而心里却仿佛被利刃剜了一大块，鲜血淋淋中痛得她的泪就快要忍不住决堤了。

可她不能哭，至少不能当着他的面哭，所以，她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微笑。

看到她点头，他捧住她的脸，微微俯身，温热的呼吸萦绕她的鼻尖。

那是他的味道，他的气息，让她几乎忘记了如何动弹。他的脸清晰放大在她眼前，未待反应唇上已是柔软微凉的触碰。

这样轻如薄翼的一个吻，让她想起他们之间的第一个吻也是这般的蜻蜓点水，只是此刻却沉重得叫她无以承受。心里堵得太厉害，窒息到她几乎顺不住呼吸。

最后一次替她理了理大衣的领子，他淡淡地笑着说：“数到三，我们一起转过身，之后谁都不许回头看。”

她几乎是贪婪地用尽全部的力气去凝视他，去将他深深地刻画在心底。心里的鼓点“怦怦怦”地密集而惊悸，她屏息等待，等待那三个此刻恨不得捂起耳朵就无法听到的数字。

可她无从逃避。

就像十二点一过灰姑娘的魔法就结束一样，她听他说完“一、

二、三”这三个数字，再不情愿，也只能和他一起缓缓地相对背过身去。

她死死地攥住行李箱的拉杆，骨节泛白，用了好大的劲才拖动起了行李箱，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就在转身的那一刹，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低着头，紧咬下唇，她拼命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再没有人，会用那样亲昵的语气唤她的英文昵称“Liv”；再没有人，会送她九十九朵香水百合只因他们初遇的那家咖啡屋名叫“久久百合”；再没有人，会在她走不动路的时候蹲下身来背她；再没有人，会费尽心思地给她最大的温暖和关心，给她毫无保留的爱……

脸上的泪风干后又冰又痛，但从她转身的那一刻起，心里喘不过气的钝痛，已经盖过了其他所有的痛。

起初她走得极慢，一步一步，似乎走在锋刃上一般。忽而却又急急地往前走，走出了很远很远才踉踉跄跄地回过神来。行李箱的拉杆一松，她就那样在马路边蹲下来，抱着双臂号啕大哭。哭了多久她也不晓得，直到慢慢感觉过来过往的车辆灯柱明亮得像是无数双正盯着她的亮晶晶眼睛，才一阵阵发晕地缓缓站起来，指甲用力抠住道旁的砖沿，继续往前走。一路走，眼泪一路不停地往下掉。

路边的音像店正在播放萧亚轩的一首老歌，音量大得震耳欲聋：“眼睁睁看你走开 / 就是不让泪掉下来 / 连自己都感意外 / …… I don't want to lose you now / I don't want to lose you now / 心在狂叫 / 一点讯号 / 都没有说出 / 让你知道 / I don't want to lose you now ……”

灰色的云飘过来，遮住了当空的太阳，阳光睡去不再醒来。今年的四月比往年都要冷，她觉得自己的心似乎被困在了四月的寒风里。

只知道，从今往后，呼吸的每一方空气、路过的每一个角落、努力的每一个终点，都不再有他。

第一章

从何说起

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
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流离。
谁辜负过自己，说不上可惜，
谁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
谁曾朝不保夕，才会死心不息，
才舍得万死不辞，说我可以。
鸿爪踏雪泥，还是来得及，
对重遇的人说，原来你也在这里。

——陈奕迅·《从何说起》

赶到和程家言约定的地方，盛年看了看表，时间正正好。

N市的十月依旧是酷暑难耐，秋老虎的来袭让人感觉不到一丝入秋的凉爽。路边的梧桐叶早已由葱绿转变为深墨绿，懒懒地耷拉着。

这条路是旧楼遗址，飞檐峭壁的石柱牌坊门之后，蜿蜒着一座座旧时的小洋楼。灰白色的罗马柱，天使雕花的墙壁，或是曾经门红窗绿的十里洋场，都静静地沐浴在下午明媚的阳光下。

而程家言，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袖口挽起，也静静地沐浴在那样的日光疏影底。他斜倚在车门边，左腿交叉在右腿前面，一手托着 PDA，一手翻查，却显得双腿格外修长。

和单姗一块儿待久了，盛年见过不少男子穿纪梵希的衣服，从来都是他们为衣服所驾驭，却是头一回看到一个男子能光华流淌到让纪梵希隐去耀眼成为陪衬。

不知是否是她的错觉，盛年忽然觉得，不远处的程家言，似乎透着一股寂寞。

她慢慢走过去，在距离他还有一两米的时候，似乎感应到盛年，程家言缓缓抬头。看见她，他笑着微微颌首，收起 PDA：“来了？”

盛年走近，亦是浅浅一笑：“你到早了。”

她不说自己迟来，却说是他早到，程家言有一瞬间的讶怔，随后眉目带笑：“确实，顾康不知跑哪里去骗小妹妹了，一个人在宾馆里很无趣，不如早些来等你。”顾康，大概就是那晚在 PUB 里看到的同他一起的男子吧。

这是盛年头一回细看程家言的眼角眉梢。眉色正好，一双睫毛卷翘的桃花眼狭长斜勾，高挺的鼻梁下，线条完美的薄唇轻轻斜挑，正挂着一抹笑。

之前，没有见到他这么多的笑容过。似乎每次见到他，他的神色都是淡淡漠然的，今天却是个例外。

盛年看看不远处的旧楼路，说：“既然答应了做你半天的导游，去那里看看？”他自然说好。

程家言放好东西锁起车，弯腰后直起身那一刹，嘴唇擦过也正微微欠身的盛年额顶的发丝，秋天的干燥让静电的声音格外清晰。

盛年飞快地看了他一下，便垂下眼帘。然而程家言站直身之后，踩在台阶上的盛年却恰好和他的耳垂齐平。靠得那样近，她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头顶上方他温热的呼吸喷洒。

面上微红，盛年不漏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重新看向他，说：“车锁好了吗？好了便走吧。”说罢，不待他回答她就转身举步。

一阵风吹过来，吹扬了她披散着的长发，翩跹了她淡藕色的裙裾。

程家言看着盛年因风而显得略微单薄的背影，唇边勾起一抹笑意，那双桃花眼的眼角也愈加的斜飞上翘。顿了几秒后，他大步追上去。

这条路可算得上是N市的特色。一整街保存完好的民国旧宅，上下两层的小洋楼乳色依旧，有的甚至还带着大大的院子，庭院里的树木枝繁叶茂，草坪绿油如茵，不知名的小花在阳光下绽放蓓蕾。

一栋栋楼的历史她都如数家珍，一一讲给他听。走了很久之后他问她：“这里你来过很多次了吗？”

她点头，双眼似乎都被点亮了：“对啊，经常会拉着单姗——就是你上次在PUB里见到的那个女生，拖着她一起来这里晒晒太阳。”她说着微微仰头，深呼吸这里绿树环绕中清新的空气，脸上的笑容浅而明亮。

他神色起初未变，良久之后，牵唇道：“走了这么久也累了，请你喝东西吧！”

她初始有些犹豫：“还是我请你吧，上次若不是你替我们解围……”

他却悠悠打断她，明明听起来淡而客气的语气，不知为何竟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牺牲你半日的时间，自然我请。”

暑气依旧的下午，没什么比一听晶晶亮的冰冻雪碧更透心凉了。盛年咬着吸管，站在空旷的马路边大口大口地喝着雪碧。

大片猛烈的阳光已经晒得盛年胳膊微红，程家言蹙了蹙眉，

之后不动声色地说道：“那边好像有个公园，我们去那里休息一会儿？”

她随随意意地扫了不远处树木阴翳的公园，边吸雪碧边含糊地“嗯”了一声。

公园里似乎聚集了一大群人，盛年开始不甚在意，直到忽然有两个工作人员模样的女生走过来，手里一大摞的海报，一边欠身递过来海报，一边笑容可掬地说道：“两位要不要参加我们正在举办的‘情侣大考验’活动？奖品很丰盛哦！”

盛年一愣，微微窘迫地正打算说“我们不是情侣”，却听身旁程家言已经先一步开口，低沉而醇厚，又似乎含着笑：“是嘛，什么奖品？”

两个女生见宣传有效，更是极力地游说道：“一等奖是一对情侣手表外加一对情侣抱枕，二等奖是一对情侣杯，三等奖虽然只是每人一份棉花糖，但口口甜蜜呀！”

她们越是游说得厉害盛年就越是窘迫，然而程家言丝毫不觉不自在，兴趣盎然地接着问下去：“比赛规则呢？”其中一个女生热情地解说道：“其实很简单的，一共要两人通力合作过好几道关，根据所花时间的长短来评奖。”

眼看他兴致渐长，盛年心里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扯扯他的衣角，凑近程家言耳边几乎是咬着牙齿发声：“喂喂，你不会想要参加吧？”

程家言低头随意地挽了挽衬衫袖口，复而抬头，桃花眼含笑，对那两个工作人员模样的女生说：“我女朋友比较害羞。”

此话一出，那两个女生笑得一副“我了解”的意思，而盛年则是又窘迫又不可置信，一把拽过程家言的手臂，压低声音惊诧道：“程家言！程家言你疯啦？我们又不是情侣，参加什么比赛！”

他理好袖口，微微侧头，几乎面贴着她的面。那双眼角斜勾的桃花眼就这么兀地放大在她眼前，猝不及防之下眼前其他都消失不见，只余他黑白分明中含着晶亮笑意的瞳仁。

程家言就这么注视着盛年，呼吸轻而温热地喷洒在她颊边。周身都是程家言的气息，甚至还能闻到一阵淡淡的香味，那个时候盛年以为是香水的味道，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剃须水的清爽。

只是这么看着他，盛年早已脸红，浑身僵硬到几乎动都不能动。说不出是羞赧还是窘然，盛年结结巴巴：“干……干什么……本来我们就不是……”

她还未说完，他已接声，虽轻却极清楚，说话间带出的气息酥酥麻麻，令她不由地缩了缩：“不觉得会很有意思吗？Besides, it's just a game。”

他说那句“Besides”的时候，极慢，尾音拖得极长，因而温热的气息再一次愈加地喷洒在她的睫毛间，痒得她羽睫不住轻颤，如同深秋里瑟瑟的蝴蝶。

盛年怔忡了几秒，片刻后反应过来，羞窘地伸手欲一把推开他。然而他却仿佛已经看出她的意图，反而顺势一下子握住她的手，斯文而笑地朝仍站在一旁捂嘴偷笑的两个女生说：“这个比赛我们参加，需要填写什么资料吗？”

“不用不用，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其中一个女生忙摆手，笑得很暧昧，“看你们感情这么好，一定能拿第一！”

事已至此，盛年纵使再不愿也无济于事，只好半推半就中缩躲在程家言身后来到了活动举办的场地。已经有十几对情侣正在一旁候着，一对对都如胶似漆，只有盛年和程家言尴尬地站着。至少，盛年是这么觉得的。

计时器一按，所有跃跃欲试的“参赛员”都手忙脚乱地跑起

来——第一个项目是两人三腿跑。计时之前，程家言和盛年的腿自然都被绑在了一起。要这样一起走的路很长，足足绕着花圃一百米。

盛年以前高中时也曾和其他女生一起“两人三腿”过，但权当游戏，从未认真进行过比赛。之前虽说是极不情愿参与这个活动的，但既已是箭在弦上，又或许沾染了周围情侣的气氛，她心里不由有点紧张。程家言看了正在咬唇的盛年一眼，低低道：“把手给我。”

她茫然回头看他，他向她伸出了左手。见她似乎不明白，他笑笑，又说了一遍：“把手给我，这样走的时候步伐频率才会尽量一致。”盛年“哦”了一声，头脑里还是一片茫然地将自己的左手递给程家言。

她的手很小，缓缓地放进他摊向上的大掌里。他的掌心，干燥而温暖，好像生来就是为了等待她的柔荑。指尖触到他手掌的那一刹，神使鬼差般地，盛年竟惶然抬头，一举目便看见程家言近在跟前的脸。

那样含笑而醉人的桃花眼，恍惚之中盛年忽然想起前几天自己刚看的外国电影。当电影最后女主角穿着洁白如雪的婚纱将自己的手递给男主角时，那位男主角似乎也是程家言现在这般的模样——专注眼眸，眸中含笑，笑不醉人人自醉。

不远处突然传来刺耳急促的一声“啵”，猛吓一跳，盛年这才从刚刚的那场恍惚中缓过神来，慌忙回转过头，双颊却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而红得更加厉害，彤彤的色彩，极好看。

这一切，自然都落入程家言的眼中。桃花眼里似乎又多了几丝笑意，面上却不动声色，他道：“是不是晒太久了，你看你，脸红得这么厉害。”

盛年眼神闪烁，讷讷应道：“唔……”说着抬起右手在脸颊旁猛力地扇了扇风，“今天确实挺热的。”

不远处又是一声“啵”，只听一道从扩音喇叭里传来的男声

响起：“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比赛开始得这样突然，不容盛年再纠结自己刚才的失常，下意识中她已经紧紧地交握住程家言的大掌，全力地配合他的步伐，也全心地信赖他——程家言自然没有让她失望。

盛年走在左边，因为担心自己的步子会不会太小而时快时慢，程家言及时唤住她：“别急，慢慢来，听我喊一、二、一。”听着他低低的口号声，她忽然心里就慢慢地平静了下来——仍旧因为比赛而兴奋激动，却不再有先前的慌乱无措。

终于，在这样磕磕绊绊而又努力保持速度的状况下，他们以第二的成绩到达了终点。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盛年却忍不住露齿笑了。大学之后就不曾再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一瞬间有种回到中学时代的感觉，又有种酣畅淋漓的开怀。

盛年俯身撑住双腿，笑中带着喘气问：“看不出来……你对这个还挺有经验的？”

程家言轻轻拍着盛年的后背帮她顺气，眼角挑动：“从来都没有我不拿手的体育项目，哪怕是两人三腿。”

也许是因为相处的时间渐渐久了，又也许是刚刚的小小比赛成为了一个热身，盛年慢慢放开许多，胳膊肘顶了顶程家言的腰，大笑道：“给点颜色你就开染坊啊，大言不惭！”

程家言扬眉：“不信？以后你慢慢就会信的。”

听到“以后”这两个字，盛年心里忽然微微触动了一下。然而这样陌生的感觉让她垂下了眼睑，之后又飞快地抬头：“好了，我们也该去准备下一项比赛了。”

盛年说着便直起身，刚刚迈出半步，这才想起还不曾将绑住她和程家言的绳子解开，慌忙中虽然赶紧顿住脚步却还是迟了，一个踉跄，眼看自己就要跟草地来一次猝不及防的“亲密接触”——电光石火间，似乎有属于掌心暖热的温度沁入她的臂膀。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仅仅在几秒钟之内，但是于盛年而言，从